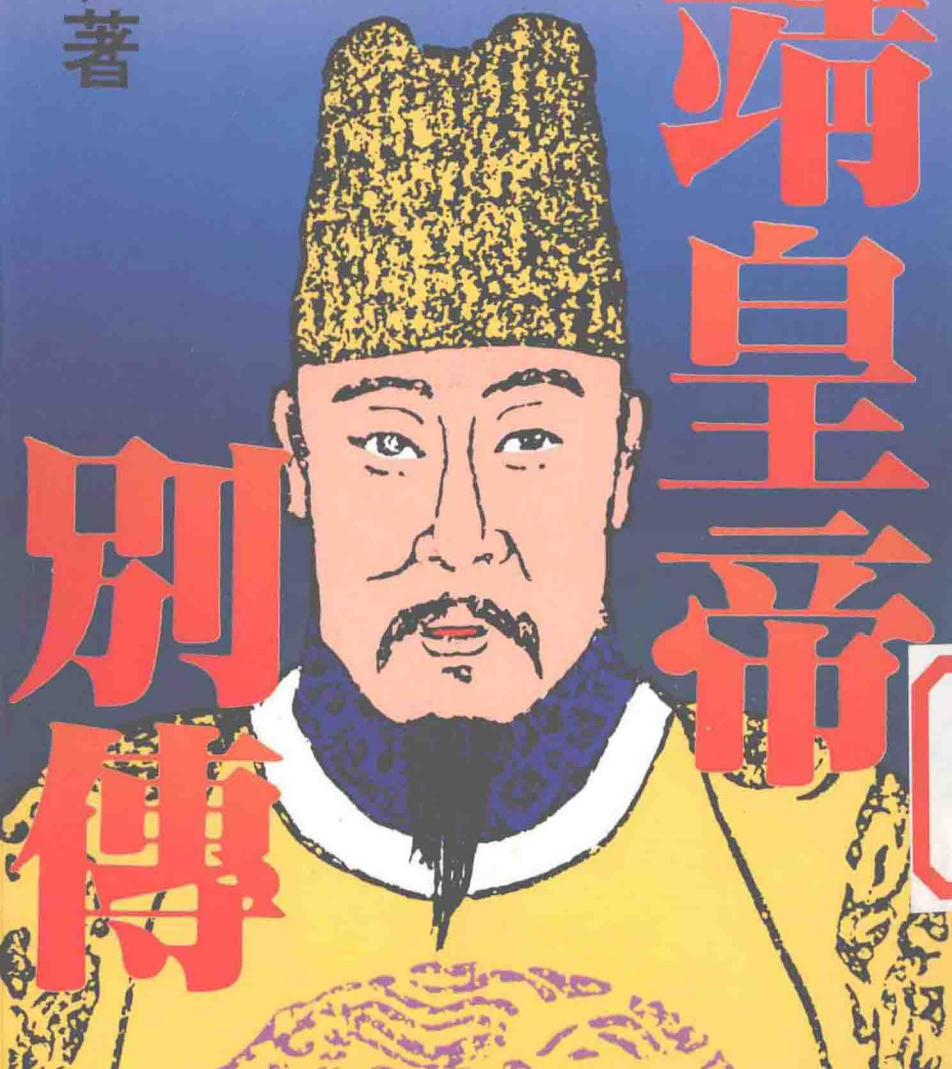


劉開芳／著

嘉靖皇帝

別傳



中國掌故叢書

43

嘉靖皇帝別傳

劉開芳／著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定價 130 元

中國掌故叢書43

嘉靖皇帝別傳

作 者／劉開芳

發行人／楊炳南

責任編輯／吳淑君、張慧茵

出版者／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80 號 2 樓之 3
(和平西路・牯嶺街口・金鼎鴻福大廈)

電 話／(02) 367-1122 (代表號)

傳 真／(02) 367-7667

郵撥帳號／0583759-9 漢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營業時間／早上 8：30 至下午 5：00 (星期六下午暨國定假日休息)

登 記 號／局版台業字第 2855 號

印 刷 所／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頁 數／288 頁 (70 磅)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 82 年 7 月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686-070-9

編輯絮語（代序）

明代嘉靖皇帝死後本葬於北京十三陵中的永陵，怎麼會跑到湖北安陸其父母合葬的顯陵來呢？而且背上還插有一把銹蝕的匕首？

湖北武當山太和宮上的金頂又為何落入顯陵地宮之內，且深藏了四百餘年？

一九九〇年秋，我國考古工作者發掘顯陵時，發現了這個難以解開的謎。

這不禁使我想起諸多小說中移花接木、冒名頂替和弄巧成拙的故事來。

在中國歷代朝廷中，爲了爭奪皇位，母殺子、子弑父、兄弟殘殺之事屢見不鮮；拉開皇權的神聖帷幕，一些道德淪喪、骯髒齷齪之事也充耳有聞。作者劉開芳先生根據考古的這一新發現，搜尋蛛絲馬跡，參考稗類野史，撰寫了這部大明《嘉靖皇帝別傳》。所謂「別」者，即有別於正史也。作品雖非驚人震世，卻以白描手法，匠心獨運地鋪陳了一個波瀾疊宕的故事，塑造了一個異於正史的鮮活的嘉靖皇帝。一部在手，茶餘飯後，燈下枕邊，瀏覽、瀏覽，會令你捧腹，驚嘆未已。

故聊贅數語，是爲代序。

吳洪激

一九九二年冬於湖北古城黃州

按：吳洪激先生是大陸著名作家。其編、著甚多，在海內外頗有影響。

《目錄》——嘉靖皇帝別傳

編輯絮語（代序）		I
楔子		1
第一章・興獻南下	 黑衣道人獻靈童	2
第二章・龍騰荆楚	 五歲孩童慘遭劫	22
第三章・興獻寡慾	 義母子共赴高唐	42
第四章・暗結珠胎	 為保性命娶嬌妻	53
第五章・叔侄鬥智	 元節易妝刺正德	83
第六章・孽龍祭天	 鮮血染紅莫愁村	116
第七章・驚遇佳人	 莫愁湖亭定終身	146

第八章·真假王爺	略施小計登帝位	……	178
第九章·翦除異己	金英恨飲莫愁水	……	197
第十章·真相大白	愛人原來是兄妹	……	215
第十一章·為保權貴	皇娘娘命喪黃泉	……	234
第十二章·紅衣女俠	手刃父皇報家仇	……	251

楔子

大明嘉靖皇帝，姓朱，名厚燠，乃太祖朱元璋第七世孫。他發祥於湖廣安陸州，明正德十六年，應詔進京登基，以嘉靖開元，是謂世宗。史載，嘉靖皇帝死於嘉靖四十五年，葬於北京十三陵中的永陵。然而，考古工作者的發掘卻似乎改變了這一事實。

公元一九九〇年秋，考古工作者發掘了我國江南最大的帝陵——顯陵。顯陵是嘉靖皇帝爲其父親興獻帝和母親章聖皇太后在安陸州（今湖北省安陸縣）修建的陵墓。陵墓建在州城北面的松林山，佔地數百畝，集天下之能工巧匠，耗資巨萬，整整修了二十年，其規模之宏大，比北京十三陵中任何一座帝陵，有過之而無不及。只可惜在明末賊民起義的戰亂中，一炬化爲灰燼，變成了一座真正的「地陵」。當考古工作者千方百計將地宮門打開後，人們竟意外地發現，嘉靖皇帝的屍體上插有一把鋒利的匕首，他的屍體邊還躺有一具因窒息而亡的女屍；同時，人們還驚奇地發現了道教聖地——湖北武當山太和宮丟失了四百餘年的金頂……

第一章 興獻南下 黑衣道人獻靈童

一

明代，弘治七年九月。弘治皇帝的御弟朱祐杭被封爲興獻王，食邑湖廣安陸州。這一日，興獻王將到達荊楚重鎮漢口，然後在這裡棄車乘舟，沿漢水西上安陸州城。

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楨的第六代孫，武昌楚藩王朱均鉞和湖廣巡撫高忠，率領著大大小小的藩王與地方官員，守候在漢口碼頭，準備迎接興獻王的到來。

前來迎接興獻王的還有身負特殊使命的安陸州知府陸炳。

時間已過晌午，仍不見興獻王的車駕，人們在焦急地等待著。

就在此時，在臨近漢水的一塊巨石後面，有一名背負長劍、身著皂衣的年輕道人，也在

焦灼難耐地等待著。他身邊還攜有一名五歲左右的小孩。小孩靈秀可愛，有一股天生的神童氣質，稚氣的目光注視著遠方，似乎也在期盼著興獻王的車駕早早出現。

興獻王是憲宗皇帝的次子，生於憲宗成化十二年七月，與接憲宗帝位的哥哥弘治皇帝同為邵皇后所生。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憲宗皇帝駕崩。在他臨死前，擔心自己死後，眾子爭嗣，會鬧得天翻地覆；又擔心剛愎自用的長子朱祐檠殺害其他皇子，便把次子朱祐杭及所有皇子都封了王，讓他們到京城以外的州縣去生活。當時只有十一歲的朱祐杭被封為興獻王，賜食湖廣安陸州。

憲宗皇帝駕崩後，朱祐檠繼位，是為弘治皇帝。邵皇太后不忍心讓十一歲的小兒子遠離自己，一直把興獻王留在身邊，長到了十八歲，並給興獻王納了蔣翰林的女兒為王妃，才讓他起程到食邑的封地去。

興獻王並不情願離開錦衣玉食的帝都，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皇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常常侍著太后的嬌寵，說些有損弘治皇帝的話；他甚至抱怨先皇為什麼不把帝位傳給自己。他設立參禪室，常在佛祖像前禱告，祈求保佑他有朝一日獲得帝位。老太后窺視出了小兒子的叵測之心，擔心他會因此招來殺身之禍，幾番促他離開帝京，他卻始終不聽。

一個月明星稀、蟲聲唧唧的夜晚。興獻王又潛進了參禪室，跪在佛祖像前祈禱起來。他

口裡唸唸有辭：「佛祖慈悲，請在冥冥中保佑本王，讓我那昏聩無能的兄長朱祐樞早死吧！也讓皇太子朱厚照早死吧，厚照年紀雖小，卻是個好色之徒，他私建豹房，盡納天下美女，供其淫樂。大明朱家的天下，絕不能敗在這花花太歲的手上！佛祖爺啊，本王即使不能登上皇位，你也要保佑本王將來的兒子……」

「皇兒，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一個低沈的聲音在興獻王的耳邊響起，一隻軟塌塌的手撫到了興獻王的肩上。

是老太后？興獻王一驚，險些嚇得一頭栽倒。半晌，才戰戰兢兢地說道：

「兒臣罪該萬死，請母后重責！」

邵老太后的心緒也好半天才慢慢平靜下來，語氣不冷不熱地說道：

「杭兒，你可知你剛才的言行犯的是什麼罪呀？」

「兒臣知道！」

「你這樣詛咒兄長，圖謀篡位，大逆不道啊！這罪按國法是要凌遲細剮的！」

「母后……」

「唉！我不知你竟發展到了這種地步！你先前多有小言不遜，我還以為你年幼無知，童言無忌，誰知你心懷不軌，越大越不成材！」

「請母后息怒！」

「你的這些言行，一旦被你皇兄知道，降下罪來，母親也無力救你喲！」

老太后說著說著，不禁爲小兒子的安危落起淚來。她畢竟最寵愛自己的幼子。

「兒臣下次不敢了！」

「有野心的人絕不會因聽了幾句教訓就改變的，把你綁去見你的皇兄吧！讓他去發落你！」

老太后爲了抑制興獻王的野心，不得不裝腔作勢地嚇唬他。

興獻王妃一聽要綁興獻王去見皇上，慌得趕忙進屋跪在太后面前，替興獻王求情：「請母后息怒，念王爺年輕氣盛，不知事體，母后就寬恕他這一次吧！」

興獻王也一時慌得六神無主，跪地叩頭：

「兒臣雖口出狂言，多有冒犯，但母后若沒有了孩兒，晚年的心緒誰人慰藉？兒臣死不足惜，只擔心母后……」

興獻王知道老太后一向寵愛他，不甚喜歡弘治皇帝，所以盡揀母后心尖上要命的話說。他說畢，裝出十分淒苦的樣子，眼裡流露出無限追悔之情。

老太后對興獻王和弘治皇帝，向來就懷有兩樣心，要不是皇家「從長而立」的祖制，她還真想讓興獻王做皇帝呢！此時，聽了興獻王觸動她心靈創痛的話語，竟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先皇啊，你怎麼走得那樣早？你爲什麼不帶我一同走啊？讓我一個人活在世上爲兒子們操心……」

興獻王見母后大悲，叩頭不止，說：「兒臣不孝，惹得母后生氣，還望母后節哀，保重貴體！」

「你們都長大人了，當皇帝的當皇帝，做親王的做親王，還不能讓我安寧，叫我如何保重身體？唉！只怪我從小將你嬌寵壞了，使你做起事來有恃無恐！一旦我這把保護傘沒了，陡然來了風雨，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后憂憂戚戚地說。

興獻王淚流不止：「母后萬壽金安，定會庇蔭兒臣平安無恙，洪福永遠！」

「人吃了五穀六米，哪有不生病、不死呢！杭兒，爲了確保你身家幸福，你就聽母后的話吧，到你的封地去！要知天有不測風雲。只有你起了程，我才安得下心……」

「母后……」

「你難道真不想離開帝京？」

「母后，兒臣的心志母后不是不知道，走時容易回時難啦！兒臣一旦離開帝京，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返紫禁城？那樣，兒臣就永無遂願之時了啊！」

「放肆！你到如今，還作非份之想？明天你必須離開帝京！」

老太后有點動氣了。

在母后盛怒下，興獻王只好低頭順從：「兒臣遵命，明天就攜兒婦南去！只是……」
「只是什麼？一切都不用說了。」老太后爲了桀驁不馴的小兒子的安全，不得不痛下決心。

翌日，弘治皇帝突然傳旨，要在養心殿單獨召見興獻王。興獻王深感大難臨頭。

三十多歲的弘治皇帝斜倚榻上，一臉的狐疑，兩隻黑洞般的眼睛，撲閃著鬼火一樣的冷光。

興獻王跪在御榻前，如芒刺在背，結結巴巴地說：「微臣給萬歲請安！祝吾皇萬歲萬萬歲！」

「御弟平身，內殿不比朝堂，不必拘禮！」弘治皇帝不緊不慢，一字一頓地說道。

「謝萬歲！」興獻王緩緩地從地上爬起來，立在皇帝面前。在他眼裡，弘治皇帝像一尊神那麼威嚴，又像神那樣能洞悉人的肺腑。

「御弟，聽說你要動身到湖廣安陸州去，朕特宣你進殿來叙叙手足之情，你有什麼要說的話，就放心對朕說吧！」

「微臣沒、沒什麼要說的，只是、只是此一離京，就再也難見到皇兄了，心裡有些難受！」

「言不由衷吧！」

「皇上……」興獻王倒吸一口冷氣。

「御弟，你我還是以兄弟相稱。你既不願把心裡的話說出來，朕也不勉強了。在你即將遠行之際，朕卻想把心裡的話告訴你。」

「請皇兄賜教！」

「你坐下吧，聽朕慢慢說。」

興獻王側著身子，小心翼翼地坐在御榻前。

弘治皇帝聳了聳眉毛：「你與朕，同是先皇與母后所生，誰當皇帝都是應該的，只是先皇擇朕，才使朕得以繼承大位。朕繼位七年來，因國事操勞，心力常有不濟，恐朕很難長久於人世，不如當朕健在之年，將皇位禪讓給御弟，如何？」

「不不不……皇上正值壯年，再說還有皇太子厚照呢！」興獻王心頭悸起巨大的恐慌，額頭冷汗直冒，一頭跪了下去。

「起來吧，你何必那麼緊張！朕這是實心實意的話。厚照這孩子很不爭氣，你做皇叔的不是不知道，他小小年紀就尋花問柳，將來有何出息？爲了朱家的江山，爲了大明的天下，朕決定了，將先皇傳給朕的帝位禪讓給你，你就不要過於推諉了！」

「皇上……」興獻王驚恐萬狀。

弘治皇帝看也不看興獻王一眼，繼續說：「御弟，你承受了大位後，皇兄只求你一件

事，能讓皇兄攜了皇子，找一處安靜的地方去頤養天年，以免有人詛咒我父子早死啊！」

興獻王一聽，更加跪在地上抖作一團，叩頭如搗蒜：「微臣罪該萬死，求皇上格外開恩！」

「你起來吧！朕念你年輕無知，且看在母后份上，不予深究！你好自爲之吧！」

老太后愛中有恨，恰有分寸地讓弘治皇帝敲山震虎地教訓了興獻王一頓，爲的是使興獻王安分守紀，迅速離京。

興獻王離開了養心殿，回到自己的王府。他企圖謀取帝位的心事，並沒有因皇威震懾而作罷。他想，若這一輩子不能獲取皇位，也要千方百計地經營出個兒子來做皇帝。他仍然默念著佛祖，祈求上蒼保佑。但是，他也知道眼下的處境，不得不違心地準備起程。在他起程的頭天晚上，他又藉向母后辭行的機會，對母后說道：

「母后，兒臣不日便將遠行，兒臣有幾句心裡話想對母后說……」

老太后微閉雙目，心裡暗暗思忖，小兒子從此一別，也的確不知何年何月是歸期，說不定是生離死別，自己到老也見不到他了；而且，他這一去，便如列祖列宗那些藩封的子孫們一樣，世世代代在天涯一方繁衍生息。

想到這些，老太后不禁心生悲涼，特別是又唆叫弘治皇帝對他整治了一番，心裡更過意不去。她微微點著頭道：「杭兒，有什麼話你就盡管對母后說吧！母后還真捨不得你遠走

呢！」

「母后，兒臣也捨不得離開母后啊！」興獻王想抓住母后的愛子之情，想再一次用親情去打動她。

「你把你說的話全說了吧！做母親的總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們好！」

「母后，兒臣肚子裡有什麼話，母后難道還不知道？兒臣和皇兄同爲母后所生，正如永樂帝和建文帝同是太祖的子、孫一樣，也正如正統帝和景泰帝同是宣德帝的兒子一樣，他們誰做皇帝，朝野和天下都是誠服的。兒臣聽母后教誨，絕不會做永樂帝舉兵謀位的傻事，兒臣只求一旦國家有事，母后不要忘記了遠在江南還有兒臣一脈，兒臣願以『兄終弟嗣』的景泰帝做個榜樣。『兄終弟嗣』也是太祖爺御制的祖訓，一旦朝廷有變，兒臣將在江南翹首以待母后懿旨！」

興獻王說完，淚流滿面地給皇太后叩了三個響頭。

老太后有所心動：「杭兒，你能深明大義，母后便放心了。永樂帝的舉兵謀位，母后希望在我朝不要再度發生。你和棹兒，雖均可繼承皇位，但先帝既然擇了棹兒，母后願杭兒能以國家爲重，到江南去安守本份，不可再有非份之想。當然，今後若國運到了不得不『兄終弟嗣』的地步，這繼位的事捨了你還有誰呢？但是，母后必須警示你一句，今後不管如何變故，沒有母后懿旨或你皇兄遺召，你千萬不可妄動。還有，若母后命不齊天，早離人世，那